

教育志学

● 齐红深 王克勤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学 志 育 教

齐红深 王克勤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责任编辑 全 昆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舒刊甫

教 育 志 学

齐红深 王克勤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20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610-0595-4

G·194 工本费: 3.80元

来 序

来新夏

方志之成学，其说不一。有人认为南宋时志家已提出志书完整体例，确立了志书主要内容与编纂方法，形成了方志之学。有人认为始于明代，而更多学者则认为方志学的建立乃肇端于清代章学诚。说法虽各有不同，但方志学的建立至迟在清代乾嘉之际。至于志书中的个别门类如教育等相沿称之为部门志或专志，仅记述其历史与现状，而无从概括其理论体系以独立成学者。

旧志之中，教育历来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有所谓“学校”、“科举”、“选举”、“教育”各种门类名目，而未别立一志。门类之下尽括一地教育状况而信今传后，其体例篇目也一依地志要求。是教育别成一志盖渺，而探讨教育志之篇目体例自立专学者尤所未睹。今所见齐红深、王克勤二君合撰的《教育志学》一书殆为初创之作。二君作在单位之前辈学者、教育史学家苏甫先生大力支持、玉成其事，使此书得以问世。

教育为历代所重，当代尤标明教育为立国之本，新旧各志立教育一门，固所当然；若别立一志也未为不可。我国幅员广袤、人口众多，教育为施政要著，如各地纷纷独立记事

成志而无所依托，则不免有典型阙如之叹。齐红深君经年累月于教育史志之编纂，积有丰富实践经验，于理论研究又卓有成绩，遂合同道王克勤君共同探讨，升华经验，试立理论，进而标举教育志学之名。此种创意虽尚待方志界广泛讨论，但其学术胆识弥足钦敬。

《教育志学》广泛吸收方志学与教育科学之研究成果，经作者反复修改，自成体系。全书共十四题，凡定义、分类、渊流、内容、体例、篇目、编写、应用等等均有所论述，其中颇有独到之处。观其篇目、内容，固已为专业志撰写树一规矩，为方志学研究增一新作。

齐君红深曾负笈南开大学中文系，卒业后即投身史志事业，敬业乐业，意志不懈，而我执教南开大学垂四十年，与齐君虽非同一系科，而有校友之谊，由我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综览》一书齐君又有首倡之功。今既嘉其志读其书，齐君复不弃衰朽而请序，乃忻然志其事而勗其所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南开大学

苏 序

苏 甫

我反复阅读了齐红深同志撰写的《对教育志学的建构》一文（发表在《四川地方志》1988年第6期上），也认真研究了齐红深、王克勤二同志合著的《教育志学》书稿，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当着《教育志学》这部首创的专著即将在祖国大地上公开出版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要为它的诞生而热烈欢呼！

我之所以要为作为方志科学与教育科学边缘学科的《教育志学》的出版而热烈欢呼，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教育志学》的出版，标志着作为方志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教育志学，开始从方志学里分离出来，开展了独立的研究，从而必将逐步建立起编好、用好教育志十分需要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方志学是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专门研究地方志领域中特有的运动形态，是研究地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教育志是地方志中一个占有突出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志学的研究对象中当然包括教育志在内。但是，教育志只是地方志数十种专业志中的一种，方志学是把地方志作为一个整体事物来加以研究的，它

不可能对地方志中的每一个专业志加以细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具有突出特点和个性特征的教育志，它所记述的对象和内容是“教育”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是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内容，这与其它专业志所记述的对象和内容相比较，要复杂得多。因此，以教育志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志学就更难于为方志学所涵括。这样就很有必要把教育志这一具有特殊矛盾性的研究对象，从地方志中分离出来加以细致深入的研究。

由于上述把教育志从地方志中分离出来加以独立研究的必要性，更由于从1980年以来随着地方志编修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志这门学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在理论上开展了一定的研究，认识了一些有关规律，从而为创建教育志学这个新学科提供了可能性。教育志学就是在这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教育志学诞生后，将对教育志的本质、教育志的产生和发展、教育志的分类、教育志的内容和体例、教育志的编纂、教育志的应用等等，进行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填补了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空白，使方志学有了新发展，这对我国进一步编好和用好教育志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喜事。因此，这是非常值得热烈欢呼的。

第二，《教育志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志学已经开始从“前科学状态”中走出来，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新学科，从而使教育志的编修和研究工作能够克服和防止盲目性，不断提高志书的质量。

在我国，编修地方志的历史虽然非常悠久，但方志学却是从清代乾嘉年间才开始创立的一门学科。在教育志学尚处于

“前科学状态”之时，人们对教育志的研究，主要是在方志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然，方志学的理论对各专业志的研究和编纂都具有一般的指导作用；但是，它对每个专业志的研究和编纂，特别是对具有“特殊的矛盾性”（引自毛泽东《矛盾论》关于“科学研究的区分”的“根据”的论述）的教育志的研究和编纂，却不可能指导得那么细致入微。因此，在尚未建立起教育志学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志的研究和编写，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我个人的修志经历和主观感受正是这样。我从1941年元月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有49个年头；其中从1955年开始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断断续续已有30余年；自从1984年受命主编《辽宁省教育志》以来，至今亦已5年有余。回忆自己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虽然已经积累了不少正反两个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实践经验，学习了一些新旧教育理论，也认识了一些教育规律，但对编修教育志，却完全是一个外行。因为，我过去对记述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教育志缺乏研究，对于编修教育志更是缺少经验。然而，既然接受了主编的任务，就得努力学习，以求不负领导信任地做好这一工作。于是便亲赴山东省、市、县去学习修志经验，积极阅读方志理论著作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的教育史志资料、通讯一类的专业刊物。这些学习虽然受益很多，但总觉得学习得很不够，很不解渴；总觉得知道得很粗浅，很难够用，一直处于边学边做、摸索前进的状态。正由于我对教育志本身的内部规律和它作为社会存在与人们发生关系的外部规律都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才在工作中缺乏预见性，存在着盲目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就非常渴望能

有一部《教育志学》，以便用系统的修志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也渴望能有一部《教育志编纂学》，以便用来指导具体的编修工作，以求克服和防止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预见性和自信心。

现在，《教育志学》出版了，我的渴望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了。教育志学既然开始从“前科学状态”中走出来了，它就不仅要对教育志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原因和条件、教育志的渊源流变、教育志的记述内容、教育志的体例特点等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要对编纂教育志的目的、原则和方法、编纂教育志的组织机构、工作程序、教育志的资料工作、教育志的结构、篇目、文体和语言、教育志的表述方法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集中这些研究成果，辑录于一书之中，便是《教育志编纂学》，她正是我们修志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随着《教育志学》的问世及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她对于提高教育志书的质量，必将起到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相信，全国逾万名的专兼职修志人员，都会为《教育志学》的诞生而热烈欢呼。

第三，《教育志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志开始从比较狭小的应用范围解放开来，走向更加广泛的应用途径，并将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教育志学》出世后，广大教育志工作者将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其重要分支。这就是说，广大教育志工作者，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志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对教育志编纂学的研究，而且要十分重视并加强对教育志应用学的研究，逐步建立并完善这三个重要分支。

据我个人的切身感受，这三个分支，对广大修志人员都是迫切需要的。特别是教育志应用学，不仅广大修志人员迫切需要它来指导编写工作（因为在编写过程中，不仅要时时思考如何编，而且要时时思考如何用，只有把编与应用同时加以考虑，才能既有利于编，又有利于用），而且广大读者也迫切需要它来指导自己更好地利用教育志。因为教育志应用学的研究范围，不仅要研究：教育志对各级领导的“资政”“辅治”作用、教育志对教育行政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的“教化”作用、教育志的“存史”作用，即保存资料以备后人进行教育科学研究，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而且要研究广大社会读者对教育志的接受条件、接受方法、接受过程和接受后所发生的影响；同时还要研究为了适应广大读者未来的需要，教育志应作何种努力来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上述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于教育志应用学，它不仅有利于编纂教育志，而且直接有利于广大读者来应用教育志，使教育志对教育改革和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因此，教育志学的诞生，不仅广大修志人员，而且千百万读者都将为之热烈欢呼。

过去，由于教育志学尚未诞生，教育志应用学更未建立，我和许多人一样，不曾重视对教育志书的利用。凡是研究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研究教育史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教育史料。而卷帙浩繁的教育志书，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宝库。可是，我在主编《东北解放区教育史》的过程中，却未曾利用教育志书。固然，东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基本上是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过程中兴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那种战争环境里，人民政府根本无暇编写教育年鉴等教育志

书,因此没有教育志书直接可以利用,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是,从主观上来检查,我当时缺乏利用教育志书来研究教育史的观念,这却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看来,例如《奉天通志》等旧志书中的《教育志》,都曾保存着很多有价值的教育资料,这些资料虽然不能直接用来编写新民主主义的《东北解放区教育史》,但有些资料,特别是旧民主主义教育的资料,却可以用来与解放区教育的资料加以对比研究。假如这样研究,所得的结论可能更加鲜明而深刻。可惜,由于当时没有利用教育志书来研究教育史的观念,也就没有去利用看来似乎与东北解放区教育“无关”的旧教育志书。今天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反思,从教育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考虑,应该说这是一个缺点。

再从教育管理学这方面来看利用教育志书的问题,我也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本来,自古以来教育志与教育管理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修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从编修教育志伊始就是为教育管理服务的。但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利用教育志的观念,所以我虽然参加过《教育行政管理学》的编写和讲授工作,也为同志们编写的《学校管理学》和包括学校管理部分的《教育学》的出版分别作过《序》,但却没有利用过教育志书的有关资料和观点来加以论证。今天看来,这种缺乏纵向对比研究的著作,有的可能显得论据不够充分,结论欠准确。

上述缺点,除了主观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当时没有《教育志学》,特别是没有《教育志应用学》可读,不能不算做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教育志学》诞生了,使我发现

了自己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缺点。鉴往知来，我怎么能不为它的诞生而热烈欢呼呢？

我虽然由于上述三点原因而情不自禁地为《教育志学》的诞生来热烈欢呼，但同时不能不看到，即将出版的这部《教育志学》，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一开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从这部首创的《教育志学》的现状来看，它在基本理论方面，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全书的篇幅来看，由于目前编写实践的需要，在属于教育志编纂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深入，论述得也比较细致具体。而对教育志应用学方面的研究，除一般地论述其“资治、教化、存史”作用之外，只论述了教育志与教育评估、新编教育志的社会作用、教育志的整理与利用，对其它方面的应用则尚欠深入的研究。此外，建立教育志学的两大基础工作进展得很不平衡：目前，各级教育志办公室主要是忙于新教育志的编修工作，这一基础工作进展较快，成就很大；但对另一基础工作，即对旧教育志的整理工作，尚未具体规划和落实。因此，在这部《教育志学》里，尚缺乏关于整理旧教育志方面的深入论述。这些缺欠和不足，都在限制着教育志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和教育志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因此，这部新诞生的《教育志学》，实际上只是研究教育志学的初步成果，它对教育志学专家和广大教育志工作者来说，将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者起一个“奠定初步基础”的作用。我认为，这并不是贬低这部首创的《教育志学》的价值，而是揭示一切新生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在这里，我殷切希望并坚决相信：教育志学专家和广大同行能够给予热情支持和批评指正，使这个刚刚出世的新学科按着正

确的发展方向逐步完善起来！

大量事实证明：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天地里，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有益于人民事业的新生事物，虽然在刚刚产生时不那么完美、健全，或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遭到某些挫折，但却都具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新诞生的教育志学虽然是方志学园地中刚刚出土的一株幼苗，但因为它是有利于编好、用好教育志，从而有益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新生事物，所以它也必然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人们必将看到：随着教育志工作者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随着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教育史研究、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评估研究的同志们对教育志越来越广泛的利用，必将有力地推动教育志学研究的全面而深入的展开。这将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可喜现象，这就是，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从1985年成立筹备组以来，一直在为提高理论研究的水平和提高教育史志的质量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的组织和指导下，全国广大教育志编写工作者在从事具体编写工作和研究教育志编纂学的同时，已有一部分同志开始拓宽和加深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对教育志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有些研究成果已开始在教育史志刊物上发表。这种发展趋势使我们可以预见到：教育志学的理论体系将会以较快的步伐逐步完善起来。同时，我们还可以预见到：随着本届教育志编修任务的完成，一些省、市、自治区教育志办公室，特别是一些有常设机构的省级教育志办公室，必将根据国家的要求开展对旧教育志的整理工作。可想而知，在整理过程中，不仅会积累大量的整理旧教育志

的经验，而且会对编修教育志、应用教育志以及教育志的基本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提供若干足资借鉴的宝贵意见。这对于完善教育志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健全教育志编纂学和教育志应用学，都将是大有益处的。另外，在健全教育志应用学上，我们还可以预见到：随着教育志书的陆续编纂出版，对教育志应用学的研究将会以很快的步伐前进，指导教育志应用的文章必将大量涌现，而且这些文章必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显示出其新深度和高水平。我坚信，在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的组织和指导下，经过全国广大教育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必将不断涌现出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新成果一定会使刚刚诞生的教育志学得到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一定会比较快地使教育志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新学科。我还坚信，当着教育志学茁壮成长起来，并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显示其巨大作用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定也会情不自禁地为之热烈欢呼。

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88年12月

目 录

来 序.....	来新夏
苏 序.....	苏 甫
一、 绪论.....	(1)
(一) 建立教育志学的必要性.....	(1)
(二) 教育志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5)
(三) 教育志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9)
(四) 教育志学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16)
二、 教育志的定义与分类.....	(23)
(一) 教育志的定义.....	(23)
(二) 教育志分类的意义和原则.....	(28)
(三) 教育志的类别.....	(33)
三、 教育志简史.....	(53)
(一) 初创阶段方志对教育的记载.....	(53)
(二) 宋代方志中的“学校”门类.....	(55)
(三) 明代方志中的“学校”门类.....	(57)
(四) 清代方志中的“学校志”.....	(60)

(五) 民国方志中的“教育志”	(65)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志”	(73)
四、教育志与教育评估	(79)
(一) 教育志与教育评估的联系	(79)
(二) 教育志的教育评估作用	(83)
(三) 教育志的教育评估意识	(90)
(四) 教育志进行教育评估的原则	(96)
(五) 教育志进行教育评估的特点	(107)
五、教育志的内容	(116)
(一) 教育志内容的演变过程	(116)
(二) 教育志内容的专业性	(121)
(三) 教育志内容的区域性	(126)
(四) 教育志内容的社会性	(132)
(五) 教育志“辨体”	(134)
六、教育志的体例	(140)
(一) “志书体例”的含义	(140)
(二) 教育志的结构	(146)
(三) 教育志的文体	(150)
(四) 教育志体例的革新	(154)
七、教育志的篇目	(161)
(一) “史体”篇目	(162)
(二) “史志体”篇目	(168)

(三) “志体”篇目	(179)
(四) “系统论”篇目	(187)
八、教育志的语言	(196)
(一) 教育志语体的选择依据	(196)
(二) 教育志语体的基本规范	(199)
(三) 教育志语体的风格	(206)
九、教育志的编写原则	(215)
(一) 资料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215)
(二) 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23)
(三) 资料性与地方性的统一	(230)
十、教育志“概述”篇的写作	(238)
(一) 设置“概述”篇的根据	(238)
(二) “概述”的作用	(243)
(三) “概述”的表述方式	(249)
(四) “概述”与“分述”关系的处理	(251)
十一、教育志“条目”的写作	(253)
(一) 教育志“条目”的作用	(253)
(二) 确立教育志“条目”的原则	(257)
(三) 教育志“条目”的命题	(262)
(四) 教育志“条目”内容的组织	(266)